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  
第九十五回 五鼠精光前迎接 五個字度化五精

詩曰：圓不圓兮方不方，須知造化總包藏。  
玉為外面三分白，金作中央一點黃。  
天地未出猶混沌，陰陽才判始清光。  
贏於撒發君民樂，勝上天宮觀玉皇。

卻說撒發國收在鳳凰蛋裡面，愈加福壽康寧。四位公公看見四樣人物，兩員將軍看見兩班人物，都不識得是個甚麼意思。只有天師笑了一笑。王爺道：「天師這一笑，想是有個高見？伏乞見教。」天師說道：「貧道非敢妄笑，只是恭喜國師老爺無量功德。」王爺道：「怎見得無量功德？須要天師大人見教一番。」天師道：「一班白鬚長者飲酒，白鬚是老，飲酒是鍾，這叫做老有所終。一群光頭的娃子牧羊，娃子是幼，牧羊是養，這叫做幼有所養。鋤田的吃二□四樣小米飯，鋤田的是農夫，二□四樣飯，是米多不過，這叫做農有餘粟。三縵梳頭的穿二□四幅青腰裙，三縵梳頭是個女人，二□四幅青腰裙，是布多不過，這叫做女有餘布。張狼牙撞著四個：一個一口劍，劍是鋒風；一個琵琶，琵琶是調；一個傘，傘是雨；一個帶，帶是順。進門去撞著，從此以前，風調雨順。馬游擊撞著四個人：一個米皮，米皮是谷國；一個東嶽，東嶽是泰；一個燈籠，燈籠是明；一個禿馬，禿馬無鞍是安。出門來撞著，從此以後，國泰民安。總而言之，是撒發國君民人等收在鳳凰蛋裡，坐了這三五年來，老有所終，幼有所養，農有餘粟，女有餘布，從此以前，風調雨順；從此以後，國泰民安。這卻不是國師老爺的無量功德？故此貧道恭喜，不覺的笑將出來。」王爺道：「原來有此一段情由。可喜！可喜！哪一個不叫聲：『佛爺爺！』哪一個不念聲：『阿彌陀佛！』各自散去。」

不覺的日往月來，又是三個多月。國師老爺坐在千葉蓮臺之上，叫過陰陽官問道：「從開船以來，一總走了多少月日？」陰陽官回覆道：「走了八個半月。」國師道：「既走了八個半月，該到滿刺伽國。」陰陽官稟道：「路途遙遠，算不得日期。」國師道：「雖算不得日期，甚麼樣的順風，盡日盡夜而行，差不多也是年半來了，豈有不到之理？」

道猶未了，紅羅山神和銅柱大王兩個跪著，一齊稟事。國師道：「生受你二人在船上護送。」兩個齊說道：「弟子們沒有甚麼生受，還是生受明月道童和那二位行者，每日每夜如此順風。」國師道：「都是一同生受。你兩個來，有甚麼話講？」兩個齊說道：「適來聽見佛爺爺滿刺伽國，此處到那裡，只消三晝夜工夫，苦不遠路，特來稟知。」國師道：「既不遠路，便自可喜。你兩個且各方便著。」

果然是過了三晝夜，藍旗官報道：「前面經過一個國，不知是個甚麼國？不知可收船也不收船？」二位元帥即時請到天師、國師，計議前事。天師道：「收了船，著夜不收去打探一番，便知端的。」國師道：「不消打探，此中已是滿刺伽國。」元帥道：「國師何以得知？」國師道：「三日之前，銅柱大王們先來告訴貧僧，故此貧僧得知。」二位元帥不勝之喜，說道：「天師門下有值日神將聽令，國師門下卻有山神大王聽令，三教同流，又且同功同用。妙哉！妙哉！」

道猶未了，元帥傳令收船。收船未定，藍旗官報道：「船頭上有五個將軍迎接。」元帥吩咐他進來相見。五個將軍進到中軍帳下，行相見之禮。大約都有一丈多長，好長漢子，只是頭有些尖，眼有些小，稀稀的幾個牙齒，槍槍的幾根鬚鬚。老爺道：「你們是甚麼人？」五個將軍齊聲答應道：「小的們是滿刺伽國國王寫下值殿將軍。」老爺道：「你們姓甚麼？名字叫做甚麼？」齊聲道：「小的們姓『馮、陳、褚、衛』的『褚』字，原是一胞胎生下我兄弟五人，故此順序兒叫名字，叫做褚一、褚二、褚三、褚四、褚五。」老爺道：「你們有甚麼事來相見？」褚一道：「小的兄弟五人承國王嚴命，替元帥老爺看守庫藏，看守限滿，故此迎接老爺。」老爺道：「庫藏中無所損壞麼？」褚一道：「庫藏中一一如故，並無所壞。只是門背後新添了『黃鳳仙』三個大字。」老爺道：「怎麼有這三個大字？」褚一道：「這三個大字，原是數年之前，一個女將摸進庫裡來，偷盜財寶，是小的們兄弟五人一齊趕將他去，他見了都督之時，寫下這三個大字，以為後驗。故此有這三個大字。」老爺道：「這話兒是實，我得知了，你們去罷。」

五個將軍朝著國師又另行一個相見之禮，叩了二□四個頭。國師道：「你們怎又在這裡？」褚一道：「弟子們自從東京大難之後，卻又修行了這千百多年，才能夠聚會在這裡。因是滿刺伽國國王授我們兄弟們值殿將軍之職，故此得看守佛爺爺寶藏，三四年間幸無損壞。全仗佛爺爺收錄弟子們這一功，度化一番，弟子們才得長進。」國師道：「你們既是改心修行，便自入門。況又有些看守之功，貧僧自有個處。你們且各自方便著。」五個將軍一齊磕頭，一齊而去。國師道：「阿彌陀佛！萬物好修皆自得，人生何處不相逢。」

道猶未了，中營大都督王堂迎接，各各相見，各各訴說離別一番。道猶未了，滿刺伽國國王，各各相見，各各敘舊。元帥傳令，盤上庫藏，限即時起錨開船。國王留住，元帥不允。國王又告訴要跟隨寶船朝見大明皇帝。元帥許諾，另撥一隻馬船，付國王居止。國王攜妻挈子，並大小陪臣，一切跟隨公辦，共有五六□人，住馬船上，打著進貢旗號。不出三日之外，寶船齊開。五個值殿將軍拜辭國師老爺。國師道：「管庫有功，你各人伸上一隻手來，各人寫上一個字與你去。」五個將軍一人一隻手，國師一人與他一個「佛」字，俱各磕頭禮拜而去。開船之後，閒居相敘。三寶老爺說道：「來了一年將近，再不見個李鬚子。這一顆夜明珠，卻有些假了。」國師道：「自有其時，何愁之有！」老爺道：「昨日那五個值殿將軍是個甚麼處，國師老爺一個人與他一個字？」王爺道：「前日碧水神魚也只是一個佛，致令他崢嶸頭角，職掌龍宮。國師這一個字，卻不是小可的，怎麼輕易與他？」國師道：「二位元帥，你有所不知。這五個將軍原是靈山會上出身，落後在東京朝裡遭難，近時改行從善。又兼今日看守庫藏有功，故此貧僧與他這一個字，度化他反本還原，得其正果。」二位元帥道：「怎叫做靈山會上出身？」國師道：「這又是一篇長話。」元帥道：「願聞。」國師道：「這五個將軍原父親是靈山會上天倉裡面一個金星天一鼠，職授天倉左大使，歷任千百多年，並無罪誤。靈霄殿玉皇大天尊考至上上，廷授天廚太乙星君。所生五子，各能自立，各有神通，俱不襲父職，移居錦帆山下瞰海岩中。諱鼠為褚，改姓褚，順序而名，故此就叫做褚一、褚二、褚三、褚四、褚五，這卻不是靈山會上出身？」元帥道：「怎叫做東京城裡遭難？」

國師道：「因為兄弟五人離了西天，來到東京瞰海岩下，賣弄神通，往來變化：時或變做老人家，脫騙人財物；時或變做青年秀士，調戲人家的女人；時或變做二八佳人，迷亂人家子弟。忽一日，西京路上有一座錦帆山，山勢盤旋六百餘里，幽林深谷，崖石嵯峨，人跡所罕到。大凡鬼怪精靈，都趕著這裡好做買賣。」

「卻說清河縣有個施秀才上京赴試，帶著一個家僮兒，名字叫做小二，饑餐渴飲的夜住曉行，路從錦帆山下經過。正叫做：一心指望天邊月，不憚披星戴月行。來到山下，已經更半天氣，天色昏濛，人煙稀少。小二說道：『夜靜更深，不如投宿旅店罷。』施秀才依小二所說，竟投到一個旅店之中。店主人出來問了鄉貫來歷，曉得是個赴選的相公，□分敬重，備辦酒肴，共席飲酒。飲酒中間，論及古今事變，經史百家，那店主人應對如流，略無疑滯。施秀才心裡想道：『恁的開店主人，能博古通今如此？我□載螢窗，尚且不能記憶。』因而問：『店主人亦曾從事學問麼？』主人道：『實不相瞞，在下也曾連赴幾度科場，爭奈命途多舛，科場沒分。又因家有老母，不能終養。故此棄了詩書，開張小店，每日尋得幾文錢，將就供養老母足矣！亦不圖覓甚麼重利厚資。正叫做：苟活而已，何足為君子道。』施秀才因店主人說及老母，卻動了他內顧之心，說道：『雁飛不到處，人被利名牽。公有老母，得盡仰事之道，於願快足。我學生因這功名兩字，家有少艾，不能扶育，人道實虧。道及於此，心膽俱裂！』施秀才這一席話，原是真情，實指望知音說與知音聽，哪曉得不是知音強與彈。怎叫做不是知音強與彈？」

「原來這個店主人，不是真店主人，就是那天廚太乙星君的第五個兒子，名字叫做褚五，正然在錦帆山下弄精作怪。看見施秀才來得天晚，他就撮弄出一所店房，假扮一個主人，鬼推這許多毒酒，意思要下手施秀才。及至聽知道施秀才家有少艾，他就頓起不良之意，舉起一杯酒，呵了一口毒氣，遞與施秀才。施秀才不知不覺飲了這一杯，方才飲下喉嚨去，就覺得四肢無力，昏昏沉沉，褚五故意的叫聲：『施管家，你相公行路辛苦，酒力不加，要尋瞌睡，你快去服事相公就寢也。』施小二隻說是真，扶著施秀才上牀去睡。小二也飲了一杯，也是一樣的睡著。

「褚五看見迷昏了這兩個主僕，卻就騰雲駕霧，來到清河縣施秀才門首，搖身一變，變做個施秀才，走進房裡，叫聲：『娘子，我回來也。』那娘子何氏正然在梳洗之時，唇紅齒白，綠鬢朱顏，好不標緻哩！看見丈夫回來，正叫做新娶不如遠歸，不勝之喜，問說道：『相公，你離家方才二□餘日，怎麼急地裡就得回來？』褚五故意的說道：『不堪告訴。莫非是卑人時乖運蹇，未到東京之日，科場已罷，紛紛的都是回籍秀才，是我討了這個消息，竟日抽身而回，不曾上京去。』何氏說道：『你前日帶著小二同去，怎麼今日又是隻身回來？』褚五又故意的說道：『小二不會走路，行李又重，故此還在後面，遲幾日才到。』何氏以為實然，只說是自己丈夫，自去自來樑上燕，相親相傍水中鷗。哪曉得那個真施秀才在路上受苦連天？

「卻說施秀才吃了褚五的毒酒，睡到五更頭，肚腹疼痛，滾上滾下，叫聲：『小二！』小二也是肚腹疼痛，叫爹叫娘。一個滾到天亮，一個叫到天明，哪裡有個店房？哪裡有個店主人？施秀才說道：『哪裡眼見鬼，就到這個田地。』小二說道：『山腳下人原來不忠厚，把個毒藥要人。』一主一僕正在急難之處，幸喜得天無絕人之路，有個樵夫荷擔而來。施秀才沒奈何，扯著告訴他夜來這一段情由。樵夫道：『此處妖怪極多，夜半受了妖魔的毒氣，以致如此。』施秀才就求他一個解救之方。樵夫說道：『離此百步之外，就有一所店房，可以棲身。離此六□里之外，有個茅山董真人，施捨仙丹，專一驅治鬼魅陰毒，可以救解。』施秀才說道：『我主僕二人俱已受毒，怎得個兒前去？』樵夫又看一看，說道：『你的毒氣太重，三五日就要喪命。你管家的毒氣尚淺，在□日之後才重。』施秀才說道：『小價雖然毒淺，目今已不能動止，將如之何？』樵夫道：『管家只消把地上的土塊兒吃他三五口，權且解得一二日之危。有了一二日，卻不請到茅山董真人的仙丹麼？』

「道猶未了，樵夫已不在前面。小二道：『怪哉！怪哉！夜來見鬼也罷，日上怎麼又見鬼哩！』施秀才說道：『蠢才！夜來是鬼，日上是神仙，這決是神仙來搭救我們也！』果真的小二吃了三五口土，疼痛頓止，人事復舊。即時走向前去，找著店房，安了主人，上著行李，覓卻茅山，拜求董真人。各得一粒仙丹，一主一僕一口吞之。吞了喉不至緊，一人吐了幾大盆。卻才消得毒氣。日復一日，舊病安妥，再欲上京，東京科場已罷矣。施秀才沒奈何，帶著小二，謝了店主人，歸到清河縣自家門首，著小二先進門去說信。

「只見何氏接著小二，說道：『你既是跟著相公上京，怎麼於路只是躲懶，不肯趨行？』小二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『主母怎說出這話來？怎見得小的躲懶，不肯趨行？』何氏道：『還說不躲懶！二□日前主人到了家裡，二□日後，你卻才來，這豈是個趨行麼？』小二說道：『主母，這話越發講差了。我與主人公日上同行，夜來同寢，相呼喚，寸步不離，怎得一個主人公二□日前到了家裡？』何氏道：『你不准信之時，後堂坐著的是哪個？』小二走進堂前去，果真是個施秀才坐在上面。小二吃忙，走出門外來，恰好又是個施秀才站在外面。小二說道：『今年命蹇，只是見鬼，路上也見鬼，家來又是鬼。』

「道猶未了，施秀才走進門去，叫聲：『娘子何在？』何氏還不曾答應，那褚五假充施秀才倒是狠，走出門來，喝聲道：『哇，你是甚麼人？假充我的形景，調戲我的妻小。』劈頭就是一拳，把個施秀才打得沒些分曉，不敢進門，他反告訴何氏說道：『小二路上不小心，帶將甚麼鬼魅回來，假充做我，特來調戲。明日快去請法官懲治於他，才得安靜。』何氏還不敢認他是個假的。

「只是施秀才趕在門外，告訴左鄰右舍，把山下店主人的事，各說一番，卻有小二做證。左鄰右舍道：『此必店主人就是個妖怪，貪君妻貌，故此蠱毒於前，歸寧於後。這一樁事少不得告到官，才得明白。』施秀才告到本縣，本縣不能決，告到本府，本府不能決，一直告到王丞相處。王丞相先審問施秀才，施秀才把個前緣後故，細說一番。卻又叫到小二審問，小二口詞和施秀才無二。卻又拘到後麵店主人，店人口詞與秀才無二。王丞相心上明白，說道：『有此妖怪，大是異事！』即時移文提到假施秀才並何氏一千人犯，當面一證。兩個施秀才面貌無異，連何氏也認不透，連小二也認不透，王丞相也認不透。

「王丞相心生一計，吩咐一齊寄監。到晚上取出何氏來，問他真施秀才身上有何為證。何氏道：『我丈夫右臂上一個點黑痣。』丞相得之於心，到明日早上取出一千人犯，先前囑咐了公牌，假施秀才右臂上沒有黑痣，我吩咐下來，即時就要枷號他，不可輕恕。取到人犯，王丞相更不開口，叫過公牌，取到枷鎖，吩咐兩個施秀才都要脫去上身衣服，枷號起來。即時脫去上身衣服，公牌們看得真，下手得快，揀沒有痣的就枷起來，卻不恰好是枷到假施秀才了。那假施秀才委是有些靈變，就曉得右臂上沒有點黑痣，口裡連聲叫屈，說道：『枉刀殺人，天地鬼神可憐見也！』王丞相大怒，罵說道：『潑怪還敢口硬！真施秀才右臂上有點黑痣，你假施秀才右臂上沒有黑痣，你還賴到哪裡去？』假施秀才就弄上一個神道，說道：『這都是這些公牌誤了老相公的公事，小的怎麼右臂上沒有黑痣？老相公不肯准信之時，乞龍眼親自相驗。』王丞相又怕屈問了人，只得親自下來相驗一番，果真是右臂上也有一點黑痣！兩個施秀才都是右臂上有點黑痣，怎麼辨個真假？怎麼再好枷號哪個？只得收監聽候再問。

「到了監裡之時，假施秀才心裡想道：『今日險些兒弄假了事，說不得再叫一個哥來，鬼推王丞相一下，看王丞相何如？』好個褚五，即時呵起難香，早已瞰海岩下有個褚四，聽知道褚五監禁在丞相府中，他即時閃進府堂上，搖身一變，變做王丞相一樣無二。大清早上，播鼓升堂，各屬各役依次參見。參見之後，取出施秀才一千人犯前來聽審，三言兩句，把個真施才故意的認做假，一夾棍二□板子，打得真施秀才負屈含冤，連聲叫苦。

「叫聲未絕，真王丞相卻來升堂，只見堂上先有一個坐在那裡，坐著的卻是假王丞相。假王丞相偏做更凶，喝聲道：『哇！你是甚麼人？敢假我形景，妄來坐堂。』叫左右的公牌：『快與我拿下去，拷打一番。』真王丞相到底是真，怎肯服輸於他，喝聲道：『哇！誰敢來拿？』公牌雖不敢動手，心上卻不能無疑。怎麼不能無疑？都是一樣面貌，都是一樣語音，都是一樣形景，都是一樣動情，故此不能無疑。真王丞相拿出主意來，扯著假王丞相，面奏宋仁宗皇帝。褚四又弄一個神通，噴上一口妖氣，連仁宗皇帝御目都是昏花，不能明視，辨不得真假。傳下旨意，把兩個丞相權且寄送通天牢裡，待明早再問。怎麼明早再問？原來仁宗皇帝是個赤腳大仙臨凡，到夜半北斗上時，直見天宮，諸般妖怪不能逃避。

「褚四早已知其情，生怕北斗上時，露了本相，即時呵起難香，叫過褚三來作一商議。褚三也又弄起靈通，閃進金鑾殿上，搖身一變，變做個仁宗皇帝。未及五鼓，先坐在朝元殿上，會集文武百官，商議王丞相之事。正要開通天牢，取出兩個丞相，適逢得真仁宗皇帝宮裡升殿。文武百官看見兩個聖上，面面相覷，不敢開言。百官沒奈何，只得奏知國母。國母取過玉印，隨身出殿審視，只見兩個聖上面貌相同，語音相似，國母也吃了一驚，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『爾百官都不要驚慌，真聖上兩手自別：左有山河紋，右有社稷紋。』文武百官眼同啟視，兩個聖上都是左山河，右社稷。國母又說道：『既是妖怪神通廣大，爾百官可傳下玉印，把兩個聖上都用上一顆，真聖上請回宮；假的送到通天牢，明日擊治。』

「道猶未了，早已是兩個國母，站在朝元殿上。原來褚三看見事勢不諧，呵口難香，請到褚二。褚二卻又搖身一變，變做國母。大家鬼吵做一團，文武百官俱不能辨，只是真聖上、真國母自家心裡明白，只得退回後官而去。一個假國母，一個假聖上，對著百官有許多議論，百官只得唯唯奉承。正在議論中間，只見後殿走出一個小內使，傳一道詔書出去。文武百官還不解其意，褚二心上早已明白了□二分。怎麼這等明白？原來那一道詔書，是欽取包待制進朝問理。褚二神通廣大，知過去未來，故此早已明白了□二分。這一明白不至緊，一口難香，驚動褚一。包待制未及起馬之時，褚一走到朝門外，搖身一變，變做個包待制，帶了二□四名無情漢子，取出三□六樣有用刑具，進遲朝咄咄喝喝，說道：『你們都不要走了，我已牒知城隍，奏請玉帝。今番卻容不得私

占。」吩咐取出通天牢裡人犯來。兩個王丞相，兩個施秀才，面面相覷，都指望包待制斷出真假，決不銜冤。哪曉得是個假包待制，做得這等鬧哄。「道猶未了，卻是個真包待制來了。剛進朝門之內，假包公就嚷起來，說道：『好妖怪！敢借我名色進朝來騙人麼？』眾人又昏了，辨不得真假。真包公心裡卻明白，口裡不好做聲，想說道：『世上有此等妖魔鬼怪，敢撮弄到朝元殿上來，敢把我老包也來頂替？』轉想轉惱，叫上一聲『惱殺人也！』一轆碌跌翻在丹墀裡。眾人只說是個假包待制，吃了一虧，哪曉得倒是個真的。真包待制認得是個五鼠，借這一躍，真魂逕上西天雷音寺裡世尊殿前，借出金睛玉面神貓來降服他們。過了一會，包待制甦醒，爬將起來，喝聲道：『你這些孽畜，哪裡走哩！』袖兒裡放出一個金睛玉面神貓來，一爪一個，抓翻過來。原來假包待制是個褚一，假國母是個褚二，假仁宗皇帝是個褚三，假王丞相是個褚四，假施秀才是個褚五。五個老褚原來是五個老鼠，五個老鼠就是適來五個值殿將軍，這豈不是東京城裡一厄？」

元帥道：「既是妖怪，怎麼適來國師超度他？」國師道：「他們自從東京遭厄之後，改行從善，聲聲是佛，口口是經，經今又修行了千百多年，已自有了仙體。況兼昨日庫藏之中，若不是他們在裡面看守，豈沒個鼠耗相侵？豈沒有個妖魔用害？有此大功，故此貧僧不得不重報。」元帥道：「國師廣開方便之門，致令妖怪卻得成其正果，這何等的功德！」國師道：「甚麼功德？昔日三祖以罪懺罪，二祖將錯就錯；一陣清風劈面來，罪花果俱零落。貧僧佛門中原是如此。」

三寶老爺道：「國師倒好，只是咱們的李鬍子還不見蹤影。」國師道：「自有其時。」老爺道：「咱夜來又要見過吸鐵嶺，又不知何如？」國師道：「這一定在吸鐵嶺下有個李鬍子。」三寶老爺曉得國師不打誑語，得了這一句話，日夜裡巴不得吸鐵嶺。哪曉得窗外日光彈紙過，不覺得寶船又行了幾個月，國師問及陰陽官，陰陽官回覆道：「已經共行了□一個多月。」國師道：「是到吸鐵嶺也。」道猶未了，銅柱大王稟說道：「前面已是吸鐵嶺，止差得一日路程了。」

畢竟不知這吸鐵嶺今番是怎麼過，且聽下回分解。